

商战职场

一部披露药界内幕的长篇小说。生命与金钱的抗争,尊严与权势的较量,法律与暗箱的对峙,智慧与阴谋的相持。小说揭示了医疗体制中某些不健全之处,剖析了医患矛盾的症结所在,曝光了医药销售规则的不透明,深层次披露了医药销售行业内存在的诸多弊端。

薄洪冰的尊敬和谦逊让郑策不自在

薄洪冰来宝氏之前是西北边远小城一家医药公司的业务科长。夏喜志在九三药厂时两人有一面之缘。薄洪冰会把握机遇,将九三药厂珠雨胃乐尽最大可能签下。开辟一块新领地比再创业绩新高更令人激动。夏喜志记下薄洪冰。薄洪冰新婚不足三月,与他人的暧昧关系暴露,被迫黯然离去。夏喜志向他伸出橄榄枝,地区经理的职务让他感激涕零。听到许多对郑策的赞扬,他感到压力。和郑策四目相对,彼此都感觉到对方的排斥。这是自己在宝氏的第一个对手。

郑策不经意的洒脱和骨子里的清高,是偏远小城生长大的薄洪冰渴求却又无法得到的。还有学识和教养,种种令人难以忍耐的优点,都促使和吸引他亲自动手去摧毁和打破。

薄洪冰的尊敬和谦逊让郑策不自在。可他没办法彻底转变。他的情绪是冲郑小丽去的。郑策的沉默让薄洪冰不安。沉默的人,反击往往出其不意。薄洪冰充分诠释公司政策。他打电话让发小梁国庆立刻找一处办公地,直言不讳要商品楼。薄洪冰自有打算,石城绝对回不去了,宝氏有政策漏洞,何不就当在边城买套房租给自己办公用?谁也不吃亏。又打给家里,他要爹娘跟着他,老妈口音还标准,听电话接传真是可以的,眼下他不打算要内勤。郑策能独当一面就能者多劳吧。郑小丽告诉薄洪冰,边城库房一定要选妥当的人管理。薄洪冰说,我对边城不熟,临时招人肯定不保险,要不,让郑策先受累管着。行吗?郑小丽没话说。她一下子也想不出什么人。薄洪冰让郑小丽告诉郑策这个决定。她一下觉得心理失重,也许,得提防自己这把交椅能不能坐稳当了。

培训结束。薄洪冰留下来跟郑小丽学习管理办事处。这是对郑小丽前些日子失控表现的惩罚。郑小丽知道,薄洪冰也清楚。郑小丽带薄洪冰跑商业和重点医院。所有业务会议记录都让他看,他可以列席西安办晨会甚至可以发言。薄洪冰毕竟业界出身,上路上手比郑策快得多。

郑策到现在没有一个电话,不知道那边怎么样。设库前期工作量很大。郑小丽有些担心。薄洪冰打过几次电话,办公室始终没有人接。郑小丽想起郑策的手机申请,总部财务已经批复了。郑小丽心里紧一下,8000元标准无论如何高了。薄洪冰看到批复,郑经理,谢谢你这么周到,把我的手机也申请了。薄洪冰给郑策留言,购两部手机,费用限制在8000元。

两周后设库已经落定。业务部从全国各地仓储库房调拨货物陆续发到。郑策不断接到铁路货运通知单。奔波在货场和仓库,手续烦琐身心疲惫,好在已经从西安之行中解脱,原本没想能进宝氏,也没想做销售主管——世间好事哪能都落到一个人头上?于是再见薄洪冰他的心境就平和许多。看着仓库渐成规模,郑策心里很踏实。郑策根据各医院销售情况申请备货,薄洪冰回来添了2件润喉糖。全部货物金额差不多有500万元。前些日子圈里盛传:四川一边城办事处,销售并内勤总共仨人集体反水,跳槽到安徽某声名昭著的药贩子手下,等四川方面发现,办事处已人去楼空,电话都被拆掉拿走,储备库价值数十万的药品洗劫一空。没有完备的用工合同和监理机制,厂家只能自认倒霉。宝氏边城储备库于薄洪冰意义自然非同小可。

梁国庆找到一套抵债房,五楼套四110平方米装修带全套家具,15万。薄洪冰认为从石城走对了宝氏也来对了。区区15万他拿得出。办事处租金一年4万。4年后他落套大房,值。薄洪冰一百个满意。梁国庆就自己打江山吧,他从小把自己老妈就喊干娘,用他比用别人跟心。薄洪冰列张单子,国庆,把这些都置齐了。办公处所就该有办公的样儿。

仓库设置建立让边城办事处正规完备。在薄洪冰上任同时建成储备库,商业和医院就觉得宝氏挺器重薄洪冰。薄洪冰很受用,唯一美中不足的是,总部指定储备库放在市医药公司。宝氏开发边城市场选定合作商业是市医药公司,郑策因业务需要新开发了四家商业,一些大订单更是交新特药作计划,引得市医药大为不满。总部从大局考虑这样做不无道理。薄洪冰没理由挑剔。

薄洪冰早就和市医药打过交道。公司人事任用方面较乱,还停留在吃大锅饭的时代。业务量小库房空仓面积就大,宝氏没库年缴可观租金,人工和车辆均付费。

搬去新办公室是一个月以后。薄洪冰动以前所有业务关系,在各商业单位都找好交情线儿,关键时刻都能拿出实实在在的信息。新办事处很气派。大班台亮晃,靠墙两张办公桌放传真电话台灯。郑策选了那张靠里的桌。三天后,薄洪冰的父母来了,薄洪冰介绍说我父母来这边看病。薄洪冰的父母就住下就没动窝儿。



女性情感

该书讲述了三十个民国知名女子的人生故事。在追忆民国女子的往事中,作者以女性独特的细腻思维,反复品读女人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感情,女人的一生究竟什么是最重要的?从而使该书具有相当的思想性。

戴望舒为何总被女人抛弃

穆丽娟初中毕业,学历不高,但却非常喜欢文学,受哥哥的影响很喜欢读一些鸳鸯蝴蝶派的小说,对诗人更是仰慕万分。她读过戴望舒的诗,从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见到他。这让穆丽娟很兴奋。戴望舒与穆丽娟交往,起初并不是为了爱情,而是为了忘记施绛年。八年的感情毁于一旦,他最不甘心的是会输给一个冰箱推销员。冰箱推销员有什么好,不就是经济好一点吗?因为不甘心,他总不能放下,放不下心里的伤害就成了一种凌迟。见到穆丽娟,他开始转移自己的注意力。只有迅速忘记施绛年,生活才有可能继续。

戴望舒和朋友聚会,教大家打桥牌,是他在法国时的玩法;有时也和大家一起去跳舞。每次见戴望舒,穆丽娟都非常快乐,她觉得和诗人交往很有意思。

他们熟悉之后,穆丽娟被戴望舒邀到家里抄稿子。在戴望舒江湾公寓的租屋里,穆丽娟常常帮戴望舒抄稿到深夜。在抄写稿件的过程中,他们加深了了解。

这时的戴望舒已与徐志摩、闻一多齐名,自从他的《雨巷》问世后,慕名他的姑娘不知有多少。面对盛情的女人,戴望舒很露怯。他自卑于自己的麻子脸,觉得自己毫无魅力,不然八年的初恋为何会失败?戴望舒在退缩中,身边并没有什么关系复杂的女人,除了穆丽娟。

戴望舒能与穆丽娟培养出感情也是不易的,加上穆时英的撮合,他们交往半年后就订婚了。

没有订婚仪式,戴望舒只给穆丽娟买了一只钻石戒指。

1936年,戴望舒在上海四川路的新亚饭店与穆丽娟举办了隆重的婚礼。这一天,天气很炎热,戴望舒的父亲去世还

未满足一年。按说,这个时间是不宜嫁娶的,戴望舒却怕夜长梦多,再过一个一年半载,穆丽娟也会如施绛年一样跑了。

戴望舒对自己不自信到极点。守孝未完,便匆忙迎娶了穆丽娟,这样看来他还是很在乎这场婚姻的。可是他的婚后表现,却很难让人认同他对穆丽娟的珍惜。

结婚之初,戴望舒还会带着穆丽娟去新亚茶室与文友们饮茶,或者一起跳舞,女儿戴冰素降生后,他们就很少一起出去了。

新婚的甜蜜之后,穆丽娟发现诗人的生活并不浪漫。戴望舒每天就是看书读书,很少说话。那时穆丽娟二十岁还不到,带着个孩子,整日与忙忙碌碌的戴望舒在一起,很不适应这种生活。

戴望舒本来就不是个多话的人,所有的心思都在写作上。他不太交流,也许穆丽娟与他毕竟不在同一个层面上,说些家长里短还行,说文学就见笑了。

就像穆丽娟后来说的,戴望舒永远把写作放在第一位,把妻子放在第二位。他在家对她那么忽视。更让穆丽娟伤心的是,她感到自己与戴望舒越来越不平等。他从未把她当成一个成熟的女人,每回家里决定事情,比如搬家、买东西,他都不与穆丽娟商量,全部是自己作主。

让穆丽娟更感不快的是戴望舒为《初恋女》写的词:你牵引我到梦中,我却在别的梦中忘记你,现在就是我每天在灌溉着蔷薇,却让幽兰枯萎。这首歌的广为传唱让穆丽娟很伤怀。用戴望舒外甥女钟奠的话说,穆丽娟认为幽兰是指施绛年,他心里想的。穆丽娟是蔷薇,有利的。

也不怪穆丽娟这样想,初恋总是一个最难忘记的,特别是得不到的初恋。对于施绛年,戴望舒付出了太多的感情,所以总会在不如意的时候,想起这个女人。

戴望舒与穆丽娟年龄上的差距,文

化上的差距,随着岁月的流逝,越来越成问题。沟通变得一种奢望。

1939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为了避难,戴望舒带着全家人从上海搬到香港。来香港后,戴望舒很快成为香港文坛的核心人物,这就让他更忙碌了。忙碌让戴望舒在穆丽娟面前愈发沉默,而穆丽娟对感情的需求被完全忽视。

穆丽娟说:他是他,我是我,我们谁也不管谁干什么,他什么时候出去,回来,我都不管,我出去,他也不管。

至此,戴望舒给穆丽娟的婚姻,已让她委屈万分。穆丽娟家庭温暖,是唯一的女孩子,受尽宠爱,哪里想到会在戴望舒这里受委屈?穆丽娟越来越无法忍受。戴望舒阅读的诗与词,与现实,形成了鲜明的反差。

戴望舒与穆丽娟的情感危机,在乱世的颠沛流离中,通过两件事情引爆了。

1940年6月,穆丽娟的哥哥穆时英在上海四马路被国民党特务刺杀身亡,戴望舒不让穆丽娟回上海奔丧。更过分的是,穆丽娟的母亲病逝,戴望舒扣下了从上海来的报丧电报,没有告诉穆丽娟。

穆丽娟根本不知道母亲已病逝,还穿着大红衣服带着女儿玩儿,还是朋友告诉了她这一不幸的消息。

为此,穆丽娟特别生气,急忙带着女儿坐船回到上海。母亲已经离去,穆丽娟十分伤心,为没能见到母亲最后的一面。

婚姻家庭

一个没有准生证的男性婴儿,刚从娘肚里拽出来,连眼皮都还没有睁开,就被气度不俗的妇科主任王虹给抱走了。鹿州市的头面人物金霞玉,做梦也没想到夫人从医院抱走了新生儿以后却惹出了一连串的乱子。亲戚和睦的三个家庭之间,由此引发了一场离奇曲折的离婚大战……

有儿子没孙子成了李铁牛的一块心病

你说,这堂堂正正的鹿州市长的夫人王虹,深更半夜,偷偷摸摸,神秘莫测,瞒着左邻右舍,亲朋好友,跟作贼一样抱个奶娃儿往乡卜跑为啥?

人心隔肚皮,这事,局外人都说不清道不明哎,唯有她表哥李铁牛,对此中的秘密略知一二。

天刚擦黑儿,六十岁开外的老村长李铁牛就站在大门外迎接着贵客。他倒背着手,嘴里叼着纸烟,美悠悠地吞云吐雾,还时不时昂首朝村外的大路眺望。李铁牛暗自村道,谢天谢地,多亏俺修下个好妹子,今晚,弄来个带把的娃儿,给老李家顶门立户,咱这后半辈子睡觉做梦也踏实喽!唉,咱这靠犏牛屁股活命的庄稼人,跟大富贵的城里人隔着一层天,人家男生女生都一样上班挣钱,半斤对八两没啥高低,村里人就不同啦,谁家门后要没个老少爷们撑着,不仅春秋收秋,背背扛扛的力气活干不动,就连修屋盖房、婚丧嫁娶的红白喜事来帮你的人少,更别说平时光景难过,少滋寡味,短精神了。大道理再中听,反正俺认准了一个道儿,家里没有接班人,不中。有儿子没孙子,成了他一块心病。

论说,这李铁牛在村里也是个人物,支书、村长轮换着当了三十多年,在三里五乡说话顶事,放屁有响。如今,他在村里承包了几百亩土地,雇了十几个伙计干活,动嘴不动手,钞票就往口袋里流,

他是全村第一户住进了三层小楼,一日三餐有鱼有肉也有虾,日子过得像活神仙儿,除了这些闲话不说,单就这一市之长的大舅哥身份儿,谁能不高看他一眼,更别说儿子李远方争光露脸,前程无量,大学毕业没几年,就走马上任当了副镇长,儿媳妇在镇中学,守着家门口教书,他李铁牛拔根汗毛儿,也比村里老少爷们的腰粗。美中不足就是膝下缺孙子,总觉得后梢里虚了半截儿。

三年前,儿媳妇白芸莺刚进门没俩月,就超前进入角色,给李家生下个人见人夸、聪明伶俐的宝贝孙女,一家人视如掌上明珠。儿子媳妇都是吃皇粮的人,因为为基本国策管着,想这小两口弄个二胎指标,再生个男孩,也不是件容易事。老谋深算的李铁牛,想要既不影响儿子的前程,又不能断了李家的根苗儿,为寻一个万全之策,都险些走火入魔,得了神经病,老妹子王虹看在眼里,痛在心上。

王虹利用工作之便,早就替表哥经了心,想寻一个私生子,抱回来领养,给他当孙子,了却了表哥的这桩心愿。

世上无难事,只怕有心人。也许是无巧不成书,命中注定有此一劫。前些天,王虹一留神,你别说,真让她从身边人里发现了一个未婚先孕的秘密。当时,她大吃一惊,黑脸都给吓黄了,这天的丑闻如果传出去,那还不把鹿州人的肚皮给笑炸了,这事非同小可,直接关系到……都怪自己眼拙心笨,早没发现苗头儿,如果早几个月,就会不显山不露水帮她做了,这会儿,说啥都晚了半年。她私下苦口婆心,与那不能说道道姓的女人反复商议,兵临城下,都到了预产期,两个女人才达成了君子协议,这事,她都是暗箱操作,在老公跟前,没敢露半点风声。王虹把善后工作都安排妥了,才给表哥报了个喜信儿。

昨天,王虹在电话里得知,翠花嫂的哮喘病犯了,二话没说,就叫了辆的士,心急火燎地赶紧备了一些特效药,给嫂

子送过来了。

风风火火的王虹一进门,就见表哥皱着眉头,一脸愁容,守护在嫂子身边儿。她伏下身,轻声问候了嫂子的病情,知道没啥大碍。然后,一把拉住嫂子的手笑道,嫂,给你道喜啦。翠花听罢,一愣神说,妹子,这喜从何来?莫非是你侄儿又升官了?王虹眉尖一挑,故意嗔道,嫂,你就知道升官发财,累不累呀,你问俺哥,他做梦都想啥?李铁牛见表妹神色认真,就实话实说,想啥?想孙子呗。王虹爽快地说,想要男孩,现成!

这话当真?蒙你干啥……

嘿,人逢喜事精神爽哇。今天,李家像过节一样,张灯结彩,喜气洋洋,如恭候着送子观音一样迎接王虹。

李铁牛跟老婆是高兴又心急,在屋里门外来回转磨;李远方和媳妇芸莺,更是手忙脚快,铆着劲给客人准备酒菜。面容清秀,文质彬彬,春风满面的李远方忙里偷闲,随手从果盘上捏起一片哈密瓜,送到正在洗菜的芸莺嘴边说,莺,你先吃一块,可甜了。她却没用手接,调皮地伸嘴把瓜咬了一口,远方笑问,甜不?芸莺娇媚地笑着看了他一眼,说,老公,真甜!

白芸莺沉浸在生活的幸福里,她想,姑妈这人,真强,啥事都替晚辈操心。让咱不费一枪一弹,白得几个儿子,这天上掉馅饼的美事,没她帮忙,怎么也落不到咱家呀。她头一偏,冲远方嫣然一笑,很动情地说,老公,姑妈跟咱家人真亲。远方颇自豪地说,这还用说么?她是孤儿,从小在咱家里长大,跟爸妈一口锅里吃了二十年的饭,还能不亲。芸莺心里挺受感动,她说,哎,去年在城里买房时,幸好依了你的主意,才跟姑妈成了楼上楼下的邻居。姑妈对咱这么好,当晚辈的也得想法报答才是哩。莺,你真贤惠。远方一边说着,双手捧起她的脸蛋,在那如红樱桃般娇艳的小嘴上,嘬,使劲亲了一口。嘘,老实点,你爸来了。



吕文记 著